

無名的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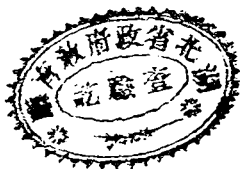
1 9 2 9,5,付 辦

1 9 2 9,5,出 版

1—2 0 0 0 冊



每冊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序 言

據說，無名的死者將要和讀者見面了。寂寞的心海裏彷彿起了一種微微的波動——或者這樣說：我是沒有再適當的字句來形容我這時的心情了。——那久已不握筆的手兒是，那般地高興，好像是要寫一些字句給這本書的讀者！

要說什麼呢？親愛的讀者喲，你們從那如叢林一般地書堆中來揀就了牠，拿着回到家來，用小而鋒利的刀子一頁一頁地裁開，你們從那死者的遺書一封一封地讀下去，牠會給你什麼呢？給你淡淡地悲哀吧？你感傷着那個主人公從淡淡的人海中

湮沒了？或者，你覺得這裏面是一些粗劣的字句，
你討厭牠！……但我想不到，我也不去想到；這只
是人生的一幕啊，那無名人之死的一幕啊！讓你們
去感慨與批評，我是不來管你的，因為，我好比一
個女人，生了兒子也就盡了責任了，何況，我是一
個無名的女人，——我也不希望有名——我更沒
有力量來料理牠，去吧，你無名的死者之精靈啊！
你有自由的翅，飛吧！

梅子記於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號夜上海。

紀念我過去的生活並獻給我的朋友

目 次

上 部

未付郵的信

- 1 ……『幻想的人，滾開』
 - 2 ……『感傷時代經已過去』
 - 3 ……『請拿出勇氣來』
 - 4 ……『只唱高調的人是鬼』
 - 5 ……『端節是個無聊紀念日』
 - 6 ……『酒，的確喝了的』
 - 7 ……『無理的幻想呵，是自擾』
 - 8 ……『這只有問秘密去』
-

- 9『一個童話中的女孩子也知道了』
 10『你且聽呵，這聲音』
 11『夕虹失蹤了』
 12『我是青年人，有熱血的』
 13『懺悔是侮辱自己』
 14『一個女子離開母親的懷抱就好了』
 15『——跳』
 16『批評個人的時代過去了』
 17『一個不安定的靈魂』
 18『送別一個心情落漠的人』
 19『她的確愛我』
 20『C她不是一個弱者』

中 部

日 記

編者言

日記

11926.7.27

- 2 1926.7.30
- 3 1926.8.1.
- 4 1926.8.2.
- 5 1926.8.10
- 6 1926.8.11
- 7 1926.8.18
- 8 1926.8.23

下 部

遺 稿

- 1 人類之創造
- 2 母親
- 3 解剖了的商人
- 4 胖子主人
- 5 歸途
- 6 冬天
- 7 獻詩
- 8 清晨

9她的生日

10茫茫夜

11生的變動

12明晨

上 部

未付郵的信

—

『幻想的人，滾開』

樣樣，你已讀了麼？託人帶給你的信。

我是萬分地難受，想起我們的事業——革命，
無論行為與理論都是空空的，……

每天坐在書桌上幻想，許多人，也連我。那飢
啼號寒着的呢？那為麵包而在刑場上鞭笞的弟兄
呢？幻想是能拯救的麼？

幻想就是努力了，做了事業了麼？唔，這恐怕

是槍斃自己的信仰！槍斃自己的生命！

當我聽着你們到工人軍人中去，親愛的樸，這消息已使我深深地受感動了，不，這是個大大的激動呵！

往日，你是知道我的，我那一刻兒沒有燃燒起我的生命之火炬，那一刻兒不是如狂驕般飛躍着；我的心情。然而現在，呵，樸，終天沉淪於幻想中，……

幻想呵就是我的生活。

——幻想的人，滾開！

這是事實在警告呢，樸，救救我，我要自拔了！

你的友，六，一，深夜。

二

『感傷時代已經過去』

現在，樸呵，我決不感傷了，因為感傷的時代已經過去。所以，我要自拔了，當我明白了我只是一個幻想者！

——那麼從感傷中救出自己罷！

——自己救自己罷！

是的，我親愛的樸，唯有自救纔是正當的道路呢！

你說：「勸呀…勸呀…呀…不要希望着他人，也不要希望着自己；一切責任自己是應該負起來

的……』

你說：『也不要責備個人不動，因他一個人只
有那麼一點力量，也就是說，批評個人的時代已經
過去了。……』

是呵，我的樸，你這幾句話，我是相信呢，永遠
地，銘刻地……

——因為現在是工女馬得蘭（註）的時代呵！

M.六，一六。

（註）米爾波之名劇，現中國已有譯本，開明
書店出版，

三

『請拿出勇氣來』

親愛的，你留給我的信已讀了。

你竟決然毅然地離開了學校，而到工廠中去了，樸，我忠實地佩服你，你崇高的靈魂呵！

他們對你之走，都致無限的敬意！

慚愧！我喲！我還是坐在書桌上面呢，好似一塊無生命的石頭，但是，我的心情喲興奮着，討厭了環繞着我的書本。

——請拿出勇氣來罷！

這是你給我的留別之語，是的，我得拿出勇氣

來呵！

——勇氣，勇氣，勇氣……

——創造着，創造着……

M, 六, 一八

四

『只唱高調的人是鬼』

樸哥：出乎我的思想的，你去了後，這兒的人也將分散了。

——總有一天呵，

如果我的話不幸而言中了，那麼，我將寂寞呢，我將是寂寞生活在這兒了。

昨天沒有法子，去S埠跑了一趟，回來我不知道是爲了什麼，想哭，真想痛快的哭。

兩條小鬼看見我了，呵，你是明白我所說的兩條小鬼嗎？你從前呼他爲小鬼的那一條！再加上一

條就是兩條了，他們對着我驕傲！

——「我愛夠了，讓我來恨罷！」

他引用了一句外國人的話來示威，樸，你會相信嗎？你會相信一個以欺騙，滑頭的人他會愛人嗎？

我是不相信？他的骨子裏，他的思想，只有仇視和妬嫉，他自己只知道有「我」的存在，呀，他也愛人了，天知道。

我說，我論他是一個理論如何漂亮，用科學的演繹法去證明理想社會是會到如何地步，怎麼怎麼！……而他的行為不但不合乎科學的演繹而只是同因襲的社會「叩頭」，換句話說，行為是代表舊社會的，我想他的行為定是自殺了他的理論，他不但不能脫掉舊的袈裟，而實際上是個新的破壞者！

這如那執掌百萬軍權的軍閥，嘴裏大呼特呼與民為伍，而真的事實呢，樸肉民衆，這不是只是高談理論的人一樣麼？

這能算是人嗎？所以我也呼他為小鬼了，因這

樣的稱呼很合於他的身格的，至於還一有條呢，那一條真不錯是自然鑄定的呵！

我之想哭，也許可說是爲了他，看見他那猙獰的醜態，我深覺得這種鬼混在我們的戰線裏是个大的危機，而更是侮辱！

你說：怎樣？

你的一个朋友，六，二二，晨。

五

『端節是個無聊的紀念日』

敬愛的，我的樸，忘卻了告訴你呵，今天是端節。——端節是個無聊的紀念日，但是，一般人都趁今天休息了，無論是孩子，大人都在衣服或行動上表示愉快！我呢？自然不能固執着不同着一切人愉快；因為今天愉快的人只有今天呵，這是很難得的。

這幾天我的心情在萬端變幻中，「感傷時代是過去了」，為什麼現在尚有餘感保存於我的心情中呢？

感

昨夜，我獨個悄悄地在 L 大學之草場徘徊，冷
清清地，那往事呵如雲兒般朶朶地浮現於我的腦
海了。

——但是，感傷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雖是這樣想，然而，然而……

——那座趁大家未散前離開這兒吧！是的，離
開這兒呵，這兒，這兒……

同日午后二時。

六

『酒，的確是喝了的』。

也許是我喝了酒吧？是的，樸，我以下向你說的，你聽着的時候，把這當作醉後的狂言吧。

——爲什麼個人只知道個人呢？爲什麼個人只知他自己而不顧旁人呢？爲什麼人與人之間只是敷衍呢？……

樸呵，你能答復我這些所問的麼？

酒，的確是喝了的，杯兒拿在手裏的時候我曾抖顫了數次，我的眼鼓起了多大。

——是如何地興奮呢？

因為那面具，具具地沉溺於我的杯底，我看見了，我看見了，呵……

同日午後五時。

七

理

『無謂的幻想呵，是自擾』

樸哥，我已經睡了，但是，那裏睡得着呢？

——這屋子何日倒呢？

——這屋子的人何日死盡呢？

——這屋子不倒時，不是要被火燒掉？

——假定這屋子的人不死，何時分散呢？

——我離開了這屋子不就空了一塊地方麼？

——這空的地方不是被空氣佔領了？

.....

無謂的幻想呵，這不是自擾嗎？

理

五，六，二二，半夜。

八

『這只有問秘密去』

我計劃着，要悄悄地離開這兒，

因為，我實在不高興讓一個人知道我去到何方，而希望認識我的人從他們每個腦海中把我忘却，永遠地，永遠地；……

突然如此的感覺着，如此說，親愛地，你覺得奇怪吧？……

——但是，為什麼要悄悄的呀？一切，一切，我想，這只有問秘密去……

M，二二天亮時

九

「一個童話中的女孩子也知道了。」

我的朋友，今天的天色是如此地慘澹，從清晨到黃昏，我的心靈也是慘澹着，彷彿看見的人都慘澹着一樣……

微微地雨，是不斷地飄着……

坐在屋子裏是無聊極了，所以，趁着微雨到了存源那兒，她 喲 撲，她們是很愉快地，她們的臂上臉上都浮泛着微笑，她們才是真正的孩子呢。

我是沒有和她們談什麼，只是躺在如搖籃般的她們的床上一會兒，因為我很煩惱，而不甯靜的

腦海計算着逃的方法。

——只有悄悄地，……

是呢，只有悄悄地，我的朋友，這是一個秘密
但是，我向你宣佈了。只向你一個人宣佈了。

同時，還有她，呵，一個童話中的女孩子她也知道了。

——爲什麼呢？不快地？她突然問

——屋子裏的空氣惡劣的很噠，蜘蛛結了一個網在屋子中間。

她沒有再問，我也沒有多說。

但是，她的眉尖上現着疑問，嘴兒緊閉。

「告訴她，那個可愛的孩子，我應該使她明白了這回事。」我想到這兒於是就說了。

——這樣的，我說。我想換一換新鮮的空氣
呵，我是永遠這樣的，在什麼地方，有人向我佈其隔膜之網，我就要離開他，悄悄地，而不願費時間去解釋，因爲那，是多事哪！

——唔！她含糊的答。

於是我馬上停止了談話跑了回去，睡着了。
他們吸着煙，屋子裏充滿了煙霧，我很惱恨！
六，二三，你的友M



『你且聽呵，這聲音』

火……火……火……火……火……

沙……沙……沙……沙……沙……

生……生……生……生……生……

碎……碎……碎……碎……碎……

撲，你且聽呵：這聲音，這聲音……

不斷地，綿延地……

十一

『夕虹失蹤了』

樸，讓我給你一個不幸的消息，夕虹失蹤了。
它的失蹤是因我的病而發覺的

爲了它的失蹤，我偷偷地哭了一次，親愛的
樸，你聽着也許會同情我罷。

暖和的春去了，你從冷的S 埠逃來，抱着你受
了創傷的心，

那時我正往外散步，你却同着一個車夫匆匆
地走來了。

——喊着車，又沒有坐在車上

我很奇怪地望着你，當你走近了我，我才握着你的手，跑了幾步。

——你來了，很好。我想往外散步呢，樸，你看我的手杖！

——很好呢！你只微微地一笑。

是的，我的手杖——它是太奇特了，奇怪的像貌，差不多沒有一個人看着不笑它的，不，至少是它的像貌會引起別人的一種「笑感」。

我同你進了廟裏，到了我的寢室休息了回兒又一同就出外了。

那時，樸，我是如何地墮落呢，什麼都不想，時刻沉醉於想念中。想念誰呢？想念A，A呀，那個我曾經給你像片看的A呀，……

我想念她歸來，歸來，……

而你來了，我沒有設法安慰你，倒是，呵，倒是你鼓勵我。

——五一到了呢！？

樸，你是受傷的戰士呵，然而，你那裏忘却了
你的責任，你的信仰呢，你的血那時兒冷過呢，我
以爲你要休息了，至少暫時，可是，你不，你不啲！

——唔！我答復你的嘆氣我現在想你很惱怒
吧？是的，我這個墮落了的東西。

我們到孤山徘徊了一回兒，坐了一回兒，我指
給你看，那兩條長石，那墓前的長石就是每天黃昏
時 A同我會聚的地方……

以後就到放鶴亭喝茶了。

——唉，這樣是不能永久下去的，總得要幹
啲！M雖然，我感得一切失望，但是，總得要幹，自
己幹自己幹，因爲幹是自己該幹，爲了責任，尤其
是失望更該幹。你一面喝茶一面說，但我怎麼樣
答復你呢，我也不是給你一個含糊的「唔」麼？

——你，M，你完全不是在H省時的M了，剛剛
由A埠返S埠時的M了。你慎重地說。你在H省時是
如何地熱烈？有勇氣？然而，現在，你竟……

樸，你還沒有說完，而我已自招了。

真的，我平日反對過別人的一種行爲，而現在自己去行着，樸哥，我是明知道……樸哥我是如何害羞，沒有勇氣再說下去。後來，我又想，你是我的朋友呢。

——我實在應該自覺了。

——那是不錯的，五一到了呢？

——我想……

——應該幹……

——……

——第一：發宣言。

——這兒不能印。

——油印機。

——不能找的。

——唉，沒有辦法了。

是的，只能嘆氣了，因為發宣言是第一步工作，但是，不可能，自然第二步更不行了。

到了第二天你就走了，我是知道你抱着棵冷了的心而來到H城，現在又爲偉大的五一節回到

S 埠去。

我是沒有阻碍你的。所以，我送你到了車站。
你留給我作記念的，就是與我的手杖取了个名字
——夕虹。

唉，樸呵，而今，夕虹失踪了。

你的惋惜夕虹失踪之友。

十二

『我是青年人，有熱血的』。

今晨我起的很早，人們都在夢中。

起來，一切茫然呵，茫然於清晨。

往郊外去散了一回步，又想起我的夕虹了。自

從H城的狗仔強盜們要陷害我，誣我是共黨，我就逃了。

本來，我可以不必逃的，因我不是共黨呀，但是，樸呵，今日的世界是有公道的麼？

——共黨，共黨，強盜假汝名以掠奪，強盜假汝名以殺人！

我逃了，逃回了這不聽見人聲的S 埠來，帶着

我的夕虹。當那午后我到了，你與夕虹取名在夕虹的車站，我不禁悵然！一個人上了家離車站不遠的酒樓喝了一斤紹興酒，喝完了，人已疲倦，即忙買了票上了車。

朦朧中車開了，

朦朧中車遠着！

朦朧中我睡在車上，

我的心境朦朧着！

朦朧的，車到了 S埠了，那時已是深夜的十一點過後，一因我是搭的夜快車故。

我叫了乘黃包車，他直往 B處拉着，經過了四馬路，我想起了許多女人，尤其是想起了A。B那時已睡着了，我把他吵醒了起來，惱怒地，悲哀地敘述我在H城之被強盜陷害。

幾天的光景，更不好的消息傳來了，「強盜們要逮捕你呢，謹慎點吧！」這是個不知名的人給我的忠告。

——我犯了什麼罪呢？

——呵，我是青年人，有熱血的青年人。

——我是個無強權主義者，我反對強權，反對這暴戾的政府和法律，自然哪，他們——那些強盜們是強權的實施者，他們要陷害我這是必然的，因為我是他們的敵人，他們也是我的敵人！不奇怪呵，不奇怪呵，這是平常的，就是上了斷頭臺也是很平常的事呀！……

所以，我也不再惱怒了。

不過，想起自己的遭逢實在有點滑稽罷了。在 H 省時，那時不是紅花開遍了嗎？那時我不是幾次幾乎被刺刺傷嗎？那些狗仔們也不是呼我爲反叛嗎？……

——我是反叛！我是一切強權者的反叛！

那時夢想着以爲到了青天白日旗下該有點自由了，那知到處碰着鬼呵！

自然，因了 H 城之惡劣消息，夕虹也只得放在屋子之角落裏了，那知呵，他竟會失蹤呢！

M 六，二四，晨。

十三

『懺悔是侮辱自己』

我悄悄逃走的秘密被人發覺了。

誰能夠相信呢？秘密不可以告人，或許人都總不應該有秘密的。其實，我要走，又何必秘密呢，要悄悄地走，彷彿是有點懦弱，有點自形卑小……

——走哪！

走就走了哪，又何必悄悄地哪！

——是的，秘密終會使人知道的，所以一個人不要秘密，但是，有秘密被人發覺了也不要懺悔，一個人不要懺悔，懺悔是侮辱自己，有勇氣的人決不的。

你的弟，六，二四。

十四

『一個女子離開母親的懷抱就好了』

鎮天的雨，阻礙了我的進行，腳也不能移動，悶留着在屋子裏。

明天有一個人要從這兒走了，唉，我是不能走呵……

C，她給我看她的哥哥一封來信；她的哥哥無理由地干涉C，很糊塗。

——女子在社會上只是父母的女兒，孩子的母親，丈夫的妻子，商人的招牌……

——她們的地位呵！

——她們的行動自由呵！……

我很氣。樸，我們是妹妹的哥哥嘍，我們對那過去了的人——父母輩是沒有希望，使他們跟着我們走，那麼，只有希望自己的妹妹弟弟了。

我有個妹妹，我對她的什麼，都很注意，注意她的教育，她的環境……我打算的是怎麼使她脫離「母親」？……因為一個女子離開了母親的懷抱就好了，雖然我的妹妹還年輕，現在僅只八歲。

記得，那時我正反對母親與我定婚，同時要求我的妹妹出外讀書，然而，我的母親呵，她却哭了，傷心地，悽切地哭了。

——你跑了，你跑到很遠的地方，許久還回來呢，你的父親也不是一樣嗎？你們真是父子呀，……唉唉，你還要把你的妹妹帶在外面去讀書，只留我一個人嗎？你知道一個人在家裏是如何地難過呵……

唉！樸，我的母親她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她是一個丈夫的賢妻，兒女的慈母，父母孝順的女兒，

自然，她的思想是只能那樣，我不怪她，只咀咒那
造成她那樣的社會！

我仇視着使她那樣的社會！

同日你的Mo:

十五

『——跳』

茲茲……呵呵……

哈哈……唉唉……

你聽呵，撲，這是什麼聲音呢？

我惱怒了！

我的圈子裏瀰漫着這聲音，這——唉唉……

哈哈……呵呵……茲茲……

——跳！

就是我現在的口號，就是我現在的目標，就是
我的信仰，就是我的科學。

——跳!

——從這個圈子內跳出去~

——從隔膜中跳出，

——跳呵……跳呵……

譏……譏……譏……譏……

再聽：

他們知道什麼？鷄…鷄…鷄……鷄巴？鷄巴？
……鷄巴……只是鷄巴呵，鷄巴是他們的人生觀
(?) 社會觀……僅僅如是，如是。

——你看吧，看我跳吧，因為愁虫吃了我的肉
和血，我瘦了，瘦了喲！

——好徵兆吧，離開了這屋子就好了……呵，
這聲音！……

——1.2.3.妥！

——跳第一步了。

——再來，再來……

-1.2.3.4.妥!吐!

-5.6.7.……妥吐吐……

-跳了幾步了,自己喊,自己跳着走呵..

六,二四深夜,M.

十六

『批評個人的時代過去了』

樸，哥哥：去那兒，得着你病的消息，且窮呢，唉，我的心不安呀！

——病是太無聊了，爲什麼只找着我們窮的人呢？怪呵，怪呵……

我的身體漸漸地更壞起來，但是，我尙能自持，因爲我是永遠怕病的，——不，怕睡在床上的，因爲那一定是很寂寞。

希奇呀，蒼蠅羣羣地飛旋於這屋子裏！

而在清晨！

我跳了起來，且咆哮的趕着蒼蠅，但是那無效的。

——若是屋子裏潔淨時，決定沒有這可厭惡的小怪物，咆哮的惱怒和追趕，都是會失敗的，因為根本的方法是把屋子裏打掃潔淨。

——這好比社會上的某一個人壞了，難道這能說是某一個人壞麼？因為社會根本是壞的，那嗎一個人那是當然的——其實，自己能夠分斷自己的思想同行爲，保得住自己是沒有壞的麼？這實在不能怪某一個人，只能怪社會呀！

——只趕蒼蠅而不實際施行潔淨運動，他永遠是個傻子，批弄個人的時代過去了！

我默默的。

六，二七。

十七

『一個不安定的靈魂』

想像着雨該停止落了，那知任是綿延着！

我想去S埠，但是，雨老是落着呀！

——去，去，去！弗管牠！雖然雨是綿延不斷地
落着。

一個不安定的靈魂，如何能居於一個小屋子
裏喲！

同日。

十八

『送別一個心情落漠的人』

冒着大雨搭八點四十分的車到S埠了。

看見了朋友，仇敵；朋友，仇敵……

夜宿於B處。

B處碰着 S君返 A埠。我送他，在一個黑夜，
雨夜，暗澹的深夜。

唉，一個心情落漠的人，送別一個心情落漠的
人，是最不幸的了。

S是個性情良善，而沉默的人；但他看見了我
總是開開心胸談話的。

——黃浦灘呀！

車到了黃浦灘時他嘆惜了一聲。上了船後，就談到他的急於返 A 埠的原由了。

窮逼着他。

而他的愛人，現在要被她的家庭同一個陌不相關的人訂婚了，所以，要他回去，……

我是很同情他的，因為他是我們中的一個青年，純潔地，熱情地。

我們後來又談到了他們的校長 T 君。

T 君對於藝術是很忠實的一個青年，並且辦事很認真，所以校裏的學生都能信任他。

但是，社會對於一個忠實於藝術的人是沒有報酬的，雖然 T 君怎樣的困難，而與社會無關一樣。

我是咀咒社會太不平了，你看那些偽藝術家，以政治的力量來維持其地位，以武力鞏固他們的戰線，那是無聊到何種地步，然而，社會對他的輿論，又是特別地好。

所以，一個求真的人，永遠是不被社會諒解的

..

我與他談了約兩點鐘就走了。

臨別時，望了望黃浦灘，黯澹的黃浦灘啊！

你的弟弟。

十九

『她的確愛我』

親愛的樸哥喲，

明天我是決定要搬了。

我決定搬，是出了一件出我意外地而使人好笑的事情呢。

C 你是知道她的。然而，她現在因為我故而被
人說笑呢，說她，說她，說她……

她很惱怒！

但是，親愛的，她的確愛我，但是，人們也太奇怪了，難道：一對青年男女不應該相愛麼？相愛這

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她們雙方是同意的，而沒有一點強迫。

何況，大談性解放，大談性解放的人呢？——
這樣的人而說笑，不是違背理論麼？

唉，又一個鬼嚇！

讓一切說笑吧！

我是預料到的，還有大風雨到來呢。

二十

『C她不是一個弱者』

現在是我搬家後的第二天。

但是，我病了。

頭是昏眩地。

她昨天來看我過一次。

她說：『她們向着她取一味的嘲笑！』

這是必然的，因為她是一個女子，現在的人
總歡喜欺負女子的，但是，錯了，C，她不是一個弱
者！

她是個富於理解而反抗性強的女子。

我愛她，尤其是在我病後。我愛她是一個人
且有強健的身體，作事有勇氣。

她不須依賴！

所以我愛她，永遠。

M。枕上書。

中 部

編 者 言

一九二七，暑天，我趁着送別一個朋友而遷居
K 灣，鄉下。

我住的房子是蓋滿了紅色的瓦，地點是在一
個平原的中間。

我的寢室的窗外，就是露台；我個人很喜歡無
事時立在露台上遠眺——紅色的墳墓數堆停放於
大道旁邊，許多人都從墓旁走過。

『唉，你墓中的白骨呵！』

我有時遠眺後愛唸着這樣的句子。

遷居之第一日，午餐後，主人的七八歲的小孩，天真地，笑嘻嘻地望着我。

『先生，你這屋子死過人呢！』

『喔！』我很詫異地。

『有鬼呢！你不相信嗎？』

『不，』我很堅決地答復他，又可以說是科學在答復他；他看着我漠然的樣兒，也就覺得無味地，一跳一跳地走了。

他走了後，我的思想突然的好奇起來，在寢室疑惑地翻了一番——床腳審視了一過，始發覺這屋子許久沒有人住過了，角落裏檢視了一回；最後把抽屜打開；濫紙堆裏隨便看了一看。

藍色花紋的一張信紙在濫紙堆中出現了，（註一）我把它拿來放在手裏，字是異常的美麗，字用紅墨水寫的——而句子雖是平淡，裏邊却含得隱忍的悲哀，我讀了，受了深深地感動。

我生出了無限同情，我的求知使我不得不作追求原委的衝動。

慌忙地——因我是一個急性人——跑下樓去找房主人，那個四十多歲的胖女人，我問她這死者究竟是怎樣的樣一個人。

『他麼，先生！』胖女人，嘆氣似地說。『很年輕呢，如你般的。但是，他的名姓我們是不大知道，問他，他不說。』這自然很奇怪了，我想 M 定是他了，但是，一個英文字母如何可以知道呀！『那嗎，』我說。『有人找過他嗎？』

『有的』，胖女人如回憶似的，『有一個女子。但是，那女子自從他死的那天起就沒有來過了。』

這是自然哪，那女子不會來。我為一種模糊的幻想所佔有，失了知覺般地站在房主人的面前。

『先生！』胖女人突然喊我。『那位死了的先生，還有一大捲字紙我們為他放着呢，你想什麼來？他是你的朋友嗎？』

『呵』，我出乎意外地。『很好，給我看看吧，那一捲字紙，許是我的朋友說不定呢！』

說後胖女人就走向他的寢室裏去了，我到自

已好笑起來，因為我沒有什麼朋友，更沒有聽着什麼年輕朋友死了，其實想看是真的。

——該不要是練習字的字紙呀？

我想。因為是那樣的字紙我是無須乎看的。

不久胖女人把那一捲字紙拿來了，第一觸我眼簾就使我發生快感地，那紙都是有條格的西洋紙，而上面現着的是紅字，所以，我就決定那字紙不是練習字紙的了。

從房主人手裏接着這一捲東西就急跑回了寢室，開始把它打開，讀了，原來是有廿幾封未付郵的信，同一部份日記，再則就是死者的遺稿：散文哪，詩歌哪！……

現在，時間允許我把它們整理起來，作為紀念這位不知姓名的死者——M君罷！

再，應該申明的，上部的二十封信的每個題目是我加上去的，還有幾封信我因為它沒多大意義就去掉了。

一九二八，七，四，深夜。

日 記

一

一九二六，七，二七。

搬到這兒來，將近一個月了。

只有她，差不多隔一兩天來看我一次。計算今天她是該來了，因為昨天她沒有來呀。

本來，我也無須乎誰來看我，因為我自己是極願意同認識我的人隔絕的，就是極愛我的樸哥我也有許久不與他寫信了。

我真是懶阿，就是寫信也沒有用的，因為抽屜

還有廿幾封寫好了的信沒有發呢。

病，在今天彷彿輕鬆了一點，或許因為是 C 將來的原故罷。是的，她給我不少的安慰呵，不是她，恐怕我已寂寞死。

今天天色怪好，太陽在我的窗門口移動着他的脚步多嘴的鳥兒鬧個不休地，平日我很討厭這種聲音，吱吱喳喳地，但是，今天好像不同似地而覺溫柔可聽的呢！

我很想涼風拂着我，但是，這屋子內總沒有風跑進來，這的確是一件恨事。

露台上許久不去了，雖然不遠，只在三尺以外，但是，我的天，我的脚，一點力也沒有，如何能走動呢？那紅色的墓任是紅色的罷？大道上任有不少的人行着的罷？

不知道我極愛看的那株樹——生在大道旁邊的，——葉兒任是青青的麼？該沒有落一片才好。

同日黃昏

C 來過了，她唱着歌兒來的。走到我的床前就給我接一個熱烈的吻。

我真愛她，她是如何活潑的女孩呵！她爲了我的病苦過許多次，而且，她的活潑也因我而減少許多。

『你好點麼？』當我目不轉睛地望着她時，她這樣問我。我怕苦了她，使她愁，所以，我哄她，『快要好了，不幾天就可以出去散步了。』她很高興呢，聽了我的話後，且擁抱着我。

唉，是在往日，像在這時候，我已在田野中；恐怕又看見那『百果眼』——電燈——而咀咒呢，因爲我愛星星呵！

一九二六，七，三〇。

我的日記又是兩天不寫了。

真沒有辦法，一提起筆來頭就昏個不了，昨天很想寫寫日記，因為我發生了許多回憶和感想。

但是，剛想提筆呢，頭就昏了！

今天稍為比昨天和前天好一點，所以提起筆來記下我的回憶和一些感想罷，恐怕這不能說是日記呵？

我的床從病時起就沒有移動過，位置向着東方；我進出的門。書桌還是整整齊齊地，我的茶壺

的顏色是照樣的白淨，紅茶杯上面的金花，我看依舊還是鮮艷放光。

只有，只有有一點：

我的鏡子，往日當我的面貌印在裏面時，那是如何地豐滿呵，從我的臉上至少可以見得一點生氣。髮兒雖是蓬鬆着未曾梳理，然而，至少我的每根髮兒是有每根的活躍，……唉，今天 C 來，我要她把鏡子遞給我看時，『呵！』我是大驚了。

面色是如黃蠟一般了。兩頰已消瘦了。眼兒彷彿是模糊，因為眼眶已成灰色了。我的髮兒呢，呵，我的髮兒是死一般地躺在我的頭上。

——唉！

我只有嘆氣了，因為時間不過一個月的光景，一切變遷得這麼樣快。

C，她這一次來得特別早，而且不唱歌了，我知道這個孩子的心中為我的病而傷了。

『唉！』她呆看着我的臉許久許久嘆氣。我自然要安慰她，因為她是一個純潔的小靈魂呵，

『嘆什麼氣呢！』我學着健康人的口氣，然而，我的天，這句話還沒有說完，我已咳了，而且頭已是昏昏。事實怎麼會哄得着她呢，唉，唉！我勉強的裝着健康，恐怕更亦使他難過呵。

我沒有繼續着談下去，昏昏的睡了回兒。

十二鐘。

每每是如此，我寫日記中途就擱筆了。

想起上午C來我裝着健康般地談了一句話，而反使自己的頭昏了，睡了一回。我醒來不久，她也走了。

『再坐刻兒好不好？』我要求着她，因為我一個人太寂寞了，尤其是在病中。唉，那知她很困難呵，她不能陪着我。『唉！』她嘆了一口氣。『我到這兒來也是悄悄地，他們不知道，因為他們知道了要譏笑我呢，說我——自然，這很不要緊，不過——……』我知道了，自然再不能勉強她。

『那很好！』我說後，她就走了。

她走了後，我自己到不禁感傷起來，唉，我這

樣一個浪蕩子，活在社會上已儘夠了，還要去連累着別人——一個純潔的小靈魂。

『快死去吧！抱着一個寂寞的心死去吧，死了，一切都完了！』我咀咒着自己，摸着我自己的胸膛。

想起初初相識 C 的光景，自己到覺得深為多事。那時，我正是從 H 城逃難歸來，餐宿於 B 處，因為 S 埠我沒有一個相識的人，除了到工人隊中去的樸哥和現在消息無聞的 B 外。

一天，一個很樸素而天真的女郎走來，她一說話，我就預料到這位女郎是誰了。

——一定是 C！

C，她是來和同 B 相處的 W 女士談話，不久她以後就走出去了。

『這是 C 麼？』我問 B，

『是的。』B 很和氣地答我。

你道是怎麼我會知道她是 C 呢，這是有幾個原因的。

我剛從 A 島歸來，那時 B 和我因一點誤解而分居着；但是，我與 B 雖是有點誤解那是很容易解除的，況且我是一個『隔些時日就算了』的一個人。因了某種困難，我預備要去 H 城，去的先一天午后，B 如平日般到我的地方來了。

說了幾句話後，我就請 B 幫助我去 H 城，因為 H 城 B 是去過多次。

『C 倒有個同志，C 今天來我們的那兒。』

『唔！』

『W 女士剛剛送她回去了。』

『是的，B，明天要早些起來喲！』

我沒有與 B 再談下去，我知道 B 也不再談下去，因為 B 是不喜歡談女人的。在那時候我也有點厭惡女人，我的厭惡女人自然不是如華寧格爾那般地，老實說，完全是由於我的愛人拋棄了我。而我對她呢，始終是誠摯地，如一個小弟弟對他的最愛的女姊或母親。

那知她拋棄我了，最後還侮辱我，罵我。所以

我就深覺得女人是無情的東西，幸喜我不是什麼哲學家，不然要怪什麼命運了。我只怪這樣的無情社會，而才是產生這些無情的東西，笑笑罷，話越說越遠了。且記下我到H城以後的情形罷。

第二天早晨，真早喲，一切還在灰暗中，我就與B坐上黃包車開始向南站出發了。

途中，寂然無聞，唯洗漱洗漱之聲振盪於耳膜中，我惟默祝着，

——再轉S埠時，該洗漱洗漱過才好呵！

搭八點四十分的早快車，4后四十分就安然到H城了。住在D廟裏。

D廟的地址真好，門前是湖，左邊是白堤，右邊是蘇堤，後面是孤山。

夜晚來，我個人很愛徘徊於西冷橋上，或者跑到平湖秋月，夜晚我是沒一次到過孤山的，但黃昏時或午後我就愛在那兒了。

孤山上的草長得青青的，我個人就在青草中讀着我愛讀的書。

這樣過了許多時日，有一天一個很瀟灑的女郎走來找我。唉，想起來實在太奇怪呵，一個陌生的人，一個年輕輕的女郎。

『你是 M 君麼？』她含笑地問。

『是的，你是誰呢？』我很詫異地。

『我是 A，我們是老鄉呢！』

我就請她到我的寢室裏坐，談了半天話，始知她是讀過我的文章，很了解我的文章。我是異常地高興，因為我的文章是被人了解而且是一個女郎。

『呵！』我歡喜地『那很好！』

『以後，你的文章，未發表前請先給我一讀，你允許嗎？』

『那很可以的。』

我慨然地允許了她。她還告訴我，她是住在 D 廟過去不遠的地方，以後每天都可以見面。

我們見面的第二天清晨，她就來了，手裏捧着一大束紅花和白花。那時我還睡着，忙從床上起來。

『呵，早安！M，我給你送花來。』

『謝謝！請坐。』

她是照例地說一句『不客氣，』再則是我很詫異而注意到的，她並不坐。

她站了回兒也就走了，我呢，我是很愛惜地把那些花兒插在瓶裏。

這樣地許多時候了。

她介紹認識了她許多同學，並時常要我同她們一道去玩。我怎麼敢去呀，我是一個窮傢伙，再則我的衣服也並不漂亮；雖然這些條件對於 A 我想儘可不必這樣地測量她有這一種心理沒有？然而，她的同學呢？

所以，我沒有去過一次。

事情這樣地進行着，我的心理到沒有起一種變態，可是，社會上已有一種特別爲我們倆而造出的謠言了——讓他說吧。

我是永遠地這樣自信，因爲我是相信我自己得下的，自然不會去理那謠言了。

——我不能再上女人的當了，女人的虛榮心很重，說不定她之熱烈地接近我——也許是愛——你難道不會相信她是爲了虛榮麼？唉，現在的女人……

——勿論怎樣，我們總得要經過理智的陶冶，沒有理智的友誼那是異常滑稽的。……

我時常想着，提防着……

謠言越盛了！果不出我所意料的她也同我淡漠了。

——，唉，不然，若果我不自己鎮靜一點的話。恐怕會異常的難過吧！不能經風浪的人算得個什麼？……

她雖同我淡漠了，但我亦頗能自慰呢。唉，不再想下去了，頭已經昏痛了，今天就這樣算了不寫了吧。

三

八，一。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昨夜老睡不着。

今天，C該給我拿藥來了，現在十二點鐘了，
怎麼還沒有來呢？

唉！

十二鐘。

今天C竟是沒有來，寂寞得沒有辦法，只有寫
日記，但是頭是昏沉沉地，恐怕這寫的也很零碎
罷！

可是，我又不是做小說，或者拿給誰看，自己

寫寫消磨寂寞的時光而已，管他那麼多做什麼。

C不來，老使我思念她不已，現在我又想起同她相識的情景了。

前頭我已經說過，她來找W女士，我已知道她是C了。因為我在未去H城之先一天午后B同我談過她，雖是寥寥數言，雖是我有點厭惡女子不喜歡多談下去，但C之名，已印在我的腦膜上了。

況她——C——的有個哥哥在A島時也談過她們，且很詳細。

『她們都是從家庭中逃出來的』他的哥哥說：『因此家庭就擯棄了她們，說她們是女亂黨！』

我聽了後到沒有怎麼樣的和他的哥哥多談，不過『女亂黨』到使我永遠的記住。

所以，我知道中國的南部有幾個偉大的女子，她們是女亂黨！

後來我從A島返S埠來，自然也沒有把這未曾見過面的女亂黨忘却，『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

這樣的幾個原因，再加以她的語言，所以我決定她是女亂黨中之一的C了。

機會沒有使我們談話，或許是不愛找一個不相識的人談話，雖然事實上我還可以同她談話，而且，坦白的說吧，我也還想要同她談話呀！接着見了幾次面，但是，都在無言中。

還有一個使我們互相不談話的原因，並沒有人同我們介紹過，雖然，我們之間用不着一個人介紹。

有一天，她來了，正是我同B,W們作小孩子的遊戲——拍小皮球——她突然來了，微笑地，精神煥發地，W女士就要求她加入，自然她允許了。

從這個遊戲中可以證明她是一個孩子呢，因為她的活潑，以及她被罰時的『點頭』。——我們有個條約，就是沒有拍着皮球，當那皮球到了自己面前，就要罰——點頭——行禮。

有一次她沒有拍着，然而，她不受罰，於是衆人都藉條約強迫她，結果，她履行了條約，但是，臉

兒也紅得怪可愛的了。

——還怕羞呢，小孩子！我怒着，但是，我並不敢說出口來，因為到底我們還是沒有談過話的人。

天青青的一天我離開 B 了，遷居離埠數里之外的 K 村，所以遷居者是爲了經濟的困難，爲了身體不很康健。

我的身體時常都不康健，差不多至十六歲起到現在廿歲止，這四年中沒一年不害病。在家裏害病時，還有一個母親安慰我，看護我，然而，在外呀，就是死了也沒有人理得。

就如現在我的病，若果是搬到醫院去，或者在家裏也許會要痊愈吧？但是我實在不願意呵，早死與遲死是相同的，完全用不着要哲學家的思想來推測牠。

K 村住了差不多半個月了，風平浪靜地，雖然恐怖的空氣濃厚過一兩次，到底不上一兩天也就靜下去了。

HO 兩君去郵局送信，C 就來了

呵，我還忘却了記下呀，我在 K 村是同 HO。兩君相住着。

『呵』我看見她驚異地喊出口了。因為我不能喊她的名字。

『你們那裏去呢？』

『交信去，你來找我們的嗎？』

『特別為找你們而來呢。』

我們聽了這話，知道定是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也許是關於她的，或許是關於我們的，不過，好笑的，彼此都不知道名字，以『你』『我』來代替稱呼。

返到我們的住所，她坐下後就談起來了。

『因為她們兩個人的被捕，影響我，而我有嫌疑，自然要馬上離開學校了。』

『那是不錯的。』H 插口說。

『離開了學校，那兒去呢？這兒我連走路都不知道走，你們替我想。』

呵，她的來意是要我們替她找一個住的地方，這是很容易設法的，因為我們的住所很大。

『搬來我們這兒好吧！』徵求意見似的問。
『這兒不過是幾個人同住罷了。』

『那很好，』她毫不遲疑地答。

是的，她已決定搬到我們那兒來住了，我們的生活上自然要加增着一些色彩。

第二天她就搬了來。

這一天整天沒有讀書，我們一塊兒去玩，東走走，西走走，就把一整天混過了。

唉，我不能再寫了呵，不但頭昏，而且手也疼了。

四

八，二。

昨天因為頭昏和手疼，所以我的回憶只記下了一點，今天C來，她在我的床頭上亂翻，我的日記竟被她翻出來了。

她讀了我的日記，與我長長地接了一個吻。

我本來是不願意給她看見的，但是，她要看我，却不能禁阻她，橫豎這日記看與不看都是沒有多大關係，因為我自己，知道我是活的不長久的人了。

唉，像我睡在床頭寫字是如何地困難呵！

一天午後，烈日懸空，熱度驟增。

我過得不耐煩了，要求她同我一塊兒去X花園，——那兒去讀書，同時好避過那熱的陽光。

『你去嗎？』我從書架上取本“血痕”拿在手裏。『X花園去讀書。』

『唔！』她很遲疑，

『去不去喲！』我催促。

她沒有說話，只從座位上立起，拿着兩三本書同着我去X花園了。

園中開滿了花，綠草如茵，

我同她揀了一個地方，一株小樹下坐下了。

我們沒有談一句話，讀着書。

其實，我是沒有讀書，雖然書本放在我的眼前，而思想却在另一方面。

——唉……

——唉……

——唉……

我微微地嘆着氣，她如好奇似地把書本拋掉用鼓着的眼望着我。

『你爲什麼？』

『沒有什麼？』其實，我何常是『沒有什麼』呢？因爲我想要同她談話，但是，她的天真，她的處女尊嚴已把我嚇得不敢開口了，就有話也只能積聚在心頭。

——我愛你呢，你不知道罷？……

——我受別人欺負夠了，所以，我愛你呢，你不知道罷……

——一個人要找一個能夠無所不談，而不受其責的伴侶真難呢……

——一個人要找一個伴侶來安慰她，因爲這一個人他不是獨身主義者，或故意誇張不須乎要人安慰的，然而，什麼地方去找呢？……

——你，堅決的行動已夠使我佩服了，你，我愛你呢，但我總不敢向你說……

——假如我向你說，你責備我，我到是自尋苦

惱呀，但是，我的確愛着你呀……

——……………

我想着，書本已從我的手中滑走了，自己到不好意思起來。

從X花園回到住所，接着樸哥的一封信。我記得有這樣的話：

『弟弟，弟弟：

自己個人的苦惱，希望自己個人能夠制止。這是大變動時代呵！我們，一個負有重大使命的青年人，應該從書房中走到十字街頭！這好似婦女從閨房中走到社會！

我們讓這天色永遠如此黑暗下去嗎？

我們讓這慘號永遠如此不斷下去嗎？

我們讓人類永遠隔離着嗎？

我們讓時間帶走我們的青春嗎？

弟弟，弟弟！

你告訴我罷。——呵，我往日的弟弟呵！』

我讀了心裏不覺振動，回憶着我自己，天天同人類隔離着，脚步步步地走向社會以外……

自己又很悲哀青春之消逝，但是，自己又不愛護着自己的青春！

自己很想擺動一切而走到黑暗中去，但是，自己却遲疑着……

——我的『回人間去』（註二）的時代呵！

——呵，逝了，那個時代。

——現在，已到了『生與死』（註三）的時代了呵！

——呵，我這該死的！……

自己對於一切只是想了，如今日之病在床上而只能想一般，唉呀○……

五
十
八

五

八，十。

完了，恐怕我的生命就要如此完結了。

頭是比往日疼昏，

心是比往日不安靜。

這幾天差不多 C 都沒有離開過我，就是晝夜都沒有睡覺，呵，我的親愛的人兒呵！

現在她去與我請醫生去了，我是竭力地制止她，但是，她害怕呵！其實我害病一個月多了，也還不願意請醫生呢，怕什麼？

她請醫生來，我也不給他診視。

五六天沒有寫日記了，她不允許我，當我要寫的時候；現在是要寫這幾句的。

六

八，十一。

昨天醫生來，我不給他診視的，但是，已無論如何強迫着我。結果病是看了，藥是放了幾大包在這兒。最後，醫生只說：『要好生保養呢！』我知道了，我是活不長久了，因為我的病我自己纔知道。

不過，我想起了我的事業一無成就，而自己的責任沒有盡一點，唉。還想這些幹什麼呢，死了就完了。

七

八、十八。

……痛！（註四）

八

八，二三。

死！……（註五）……

註一 即第十五信

註二 同人間去見拙作光的閃動第二部跳卸

註三 同註二

註四 字是寫的異常大，充分表現着痛的恐怖

註五 與註四同

下部

遺 稿

人類之創造

——人。

——男與女。

自然命令着他和她，履行繼續人的存在之工作，性交。

因此：人和人，男與女……

——父，母而兒，而女……

——而兒，而女 …… 父母……

人類就是如此繼續存在。

漢羅依，他同他的極愛之女路易若，他們亦是自然中之生物，——人類中之人。——當他們生理的需要衝動着，支配着，要求着……於是就履行自然規定之工作了。

世界，現在的，宛似破缺之坑，裏邊停注着穢物，因此管養着批批的敗壞的嫉妬的生物——不能怪的呵，同是自然的產兒，同是精虫長大的。

一個黃昏，一個城市，一條大街，一些人車環聚的地方，漢羅依同路易若入了一個所在。

——那兒有燈，有床……

人類的由來就是這樣。

——因為人類的創造是這樣的呵！

二

母 親

靜靜，寂寂，漆漆…的深夜。

伊凡的愛人突的拍了他的肩頭兩下，那時伊凡正睡着了。

『唔！…親愛的，我不喜歡當母親？』她的愛人細聲細氣的說。

伊凡驚醒了，驚着問道：『你說什麼呀？親愛的！』因為伊凡還沒有聽清楚。

『我不喜歡當母親，』她細聲細氣地重複着說。

『呵！』伊凡突然覺悟了似的。『不錯，我懂得了你的意思。』

『你說：』他的愛人已爲伊凡老實懂得了。

『怕社會無聊的譏諷與攻擊，是嗎？』

『誰這樣想呢？』她有點惱了。『我說：年輕的人是決不能當母親的，年輕的人有前途，年輕的人應該作事，年輕的人的大責任，……一旦當了母親，一切就從那時起完了……』

『好哪，不當母親哪！……』伊凡也有點擔心似的。

『但是，親愛的，……』

『爲什麼？……』

『我們？……』

『不當母親哪……』

『但是！……』

『唉……這是一個年輕人的大問題呀……』

三

解剖了的商人

紅心，

黑心，

小心，

大心……

——商人的心小而黑。

黑而小心的人是人類中的欺騙者，他們的一切建築在偽的上面；他們還有多種聲音：

——大聲

——小聲

——柔聲，

——嬌聲…

黑臉。

笑臉。

哭臉。

.....

商人十足的具備着：平時帶在臉上藏在心頭。

狂笑——

假笑——

猶笑——

有意的笑——

無意的笑——

苦笑——

癡笑——

小笑——

.....

千百樣笑法。見人之衣服而臨時擺出面孔，審

定聲音，裝着笑容。

他們生活在欺騙中。

商人是社會上的寄生蟲。商人階級消滅了，社會就可自由，自由吃，自由工作。

換句話說，商人是閑人！

四

胖子主人

胖子主人是一個故事中的一位主人公，這位主人公她是一個女人，——因為她是個胖子，故就以主人之上加上胖子兩字形容她，更因為老支那民族的女人大半都是沒有自己的名字的，跟着她的丈夫姓，丈夫是狗她就是狗，丈夫是牛她就是牛，我現在所談的這個故事中的主人公，因為她的丈夫是『現在的』一間房子的主人，自然她也名之曰：主人了。

所以，她值得拿來談的，而且寫成一篇文章的，實在是因為她的確比我所看見的女人好（？）

她一見着你，自然你從未見着過她，自然她也

從未見着『你，但是，你道她會怎麼樣說呢？』

『儂滿好！』

我走過了支那的許多古地，從未曾聽着一個人稱過我一聲『儂滿好』。自己深覺得一無特長，而性情又很暴躁，半夜三思，爲人的缺點太多，別人不會稱我滿好，覺是『理所當然』。

忽，自己是窮途徘徊，友，多與我離棄，……這時兒只覺得慙而愧，因此別人一舉一動彷彿都覺得在表現着譏刺，平靜思索，自然又怪自己『神經過敏』了。

也太奇了，爲什麼會碰着一個素不相識的胖女人會稱我道：

——『儂滿好！』呢？

我的臉子並不漂亮，我想她也那麼大的年紀了，也不至於存着無聊的……

更使我奇上加奇，她說：『儂滿好』時是笑着個臉說的，嘴巴微張暴露出她的金牙兩粒。

——奇怪呢？……

雖然我覺得奇怪，到夜還是笑了，這笑許是莫名其妙地笑吧？或許是因她的稱讚，而打動了我的虛榮心得意地笑吧。

——但是，這稱讚之詞來得太奇怪呵。

於是我馬上鎮靜着，望着她。她的老臉還塗上一層白粉，但綹紋已在她的臉上佈滿了。

正在這當兒，走來了一位年輕女人，抱着一個可愛的小孩。

『噯，爸爸！』

胖子主人她要那個年輕女人把小孩抱過來向我行禮，並且叫我一聲爸爸。

我的天呵，我還年輕呢，我還沒有老婆呢，恐怕我的妹妹也比這個小孩子大得不多點呵，心裏怪難受。

『唱歌給爸爸聽！』

我更難爲情了，很想馬上逃開，但是，一點也不可能。讀者，你道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我是去租房子，她對我這樣客氣呵，後來回寓我才明白。

五

歸 途

我送她回到她的住所以後，又從去的那條路慢慢地踏着歸來。

——是在一個黑夜。

路的旁邊，不遠又立着一根電杆，電杆上弔得有電燈，電燈的光直刺在路上，

——黑夜從電光下逃走了。

樹的影兒印在平坦的路上，我慢慢地踏着樹影而行，一切寂靜。

一個紅螃蟹站在路的當中，我看見歡喜得甚

麼般似的俯身下去捉牠，但，螃蟹掙扎着，用他的
武器——大螯。

我費了許多時間沒有捉着，怕了。

汗已流了滿面。

——在老鄉捉螃蟹，哼，……

——那是在 L 城，我進小學的時候，不是捉許
多螃蟹嗎？哼……

我沿途走着，氣憤憤地。

六

冬 天

雲真美麗，

雲真輕鬆；

看呵，

 朵朵地佈在天空，

 朵朵地如花樣呀——

 白的花，

 雪白的花呀！

但是，

但是……

我們沒有福氣，
我們沒有看的權利，
風很嚴厲地向我們來了，
她穿着刀的衣，
她全身圍緊了尖的刀，
我們只有逃遁喲！
因為我們沒有衣裳，
等她雲兒浮着罷！
我們還需要麵包呢！
麵包，麵包喲，
我們的需要，
更用不着看雲了，
大約，不久更好看罷！？
大約，不久就會消滅罷？！
但是，用不着想了。
『麵包喲！……』
麵包要緊，
但是，但是……

有呀，有
在那個人兒的家裏，
櫃裏放着的。
對了，他藏着的，腐了，
呵呵，我們都看着腐了的麵包流淚，
流淚，……
淚呵……
這只有望明天了，
『明天的太陽光很大罷?!』
太陽，太陽，我們希望着出大的太陽，
呵，麵包，麵包呢？
向那太陽光下的世界找去，——
我們找去呵……

——Amoy.

七

獻 詩

戰士在前，吹着喇叭，呵
這雄壯的聲音，
我騎着白馬向那陣地前進——
一手握着我生之寶刀，
馬兒聲嘶，驚惶了過路人！

我騎着白馬向那陣地前進，
未曾審視那已踏過之途程，
草兒被我的馬兒殘踏，

任那黃葉飄落，我亦聽着無聞，

萬路交中地，站着

你呵，姑娘，

你欲要向何方前進？

你爲何沒有馬兒，又曾聽着我馬的嘶聲？

你爲何沒有寶刀，可曾看着我的寶刀光閃萬
般？

不遲疑呵，——

你若遲疑你請躺臥萬路中心，

任馬兒踏過，任時光從你的頭上飛逝！

不遲疑呵，尋找你的寶刀吧，

——在你身邊，

騎着馬兒吧，

——在你面前。

八

清 晨

那是個寂靜的深夜，黑色的天上掛着裸流光萬丈的彗星。L同我們徘徊在長湖堤畔左右；讚着那雄壯的星子，且盡情地放懷高歌；但是，倏流間呵，我們的彗星被一片烏雲遮掩着——而光燄又消滅了。

我們對那消滅了的彗星感得了悲傷，於是在那個寂靜的深夜而各自分散了，留戀地，悲傷地分散了。

黑夜去了，清晨就會降臨？

彗星消滅了，清晨就會給我們以一種偉大的

安慰：雖然這清晨還披銀灰籠罩着呀！

黑夜分散的人，清晨聚會在條澎湃的大江之
邊，——且有許多新的人兒——同唱着黑夜去了
的歌兒，等待着那鮮紅如血般的太陽降臨呢！

一九二八，五，一五上海。

九

她的生日

一九二八，四，午後的一點二十分鐘她的家裏已經來了許多客人了。

客人同她都是些青年。

再過了幾分鐘就開午餐了，瑪利那老太太走到她的門口就退了回去，打發她的孫女兒來赴宴會，據說是她以為「都是青年人呵」！

——老人不會喜歡青年人的。

——哈哈！那自然。我也討厭那些老人，各有各的思想……

剛剛他們坐上桌子就談起來了。

青年們以後就歡笑的喝着酒了。

只有她，在未上桌以前還活潑潑的。以後她看見每個青年朋友的臉上掛着笑顏時，驟然在她的腦海浮泛着無數隻煩惱的船兒。心情落寞，很悲傷地釘住酒杯。

——酒！……生日！……廿歲了！……青春！……老女人！……男子的凌辱……奴隸！……奴隸……

一九二八，五，一六晨作於上海。



茫茫夜

呵，這路兒難行，
有海洋，有山谷也不知悉。
——無月亮，更無星星，
茫茫這黑夜呵，我的途程。

這途程還有多遠？
黑夜何時消滅？
太陽出時是否途程踏盡？
我欲前行，要打摩呵，

沒有光明。

海洋，你有涵湧的波濤，

夠我信任。

山谷，你兇惡地醜臉婦人，

我是怕你吞滅我身，

——因為我，追求光明，尤得顧惜我之生命。

呵，沙雖飄颻，我不能看見沙之面影，

——這黑夜，

風雖飛舞，我不能見，風的衣裙！

不管這些罷，打摩着前行。



生的變動

「時間」白晝蹣跚地行着，留刻青春的白紙被「時間」於白晝頁頁地翻着；留刻漸漸老了。

留刻於某日從一個險惡的叢林稠密，毒蟲積聚的地方逃了，他逃到他的朋友野流脫的那兒，相見時他們除了隱忍着悲哀的笑外，靜默得呼吸緊促，留刻的眼淚幾次欲跑出來。但是，那過去的灰雲遮滿了眼前，一切若模糊。

『願你過去在平安裏！親愛的，我能在想要見

你時見着你是無限地愉快！』野流脫和霑地握住留刻的手說，

『過去……』留刻如從模糊中清醒過來。『我是讓他平安地過去了；如個波浪，它的力——浪紋——達到最終點就完了。呵，朋友，親愛的，當我要，必定要見你時見着你了，這我是如何地愉快呵！』他們倆緊緊面面相覷地握着又沉默了。

二

留刻的眼前時時幻映着恐怖的圖畫，監獄，囚犯……

似有囚犯同他談話，似穿的衣服是囚衣。……

他的神經害病了。

——沒有波浪的人！

留刻這樣認定野流脫是他的朋友。因為他羨慕他的朋友，當他昏亂清明醒了看着野流脫安靜而從容作事時。

『爲什麼？……爲什麼？……囚衣……野流脫，生活的鞭兒抽得我滿身底傷痕，……爲什麼？

……親愛的，人的被迫；賣淫，守「人們的習慣」

……守成法，……你想……』

野流脫沉默了沒有回答留刻。

三

清晨起來——

野流脫沉默在清晨，留刻如追求什麼而突然
地荒張地下了高樓，往那四野青青的田疇中去了。

太陽放長光，——

綿風弱弱蕩，——

鳥歌輕輕揚，——

他坐了下去，口裏咕嚕咕嚕底不停地罵着：

阿麗雅登尼……阿麗雅登尼……

你醜惡的女人呵！你現着的屈伏者呵！你阿
麗雅登尼呵！……而且最後哭了。

四

草徑在留刻的面前，留刻循着草徑行着；壯麗
的高樓遠遠的現出，婉轉的琴聲接觸了留刻的聽
覺。

「嬌兒嬌女呵，你歡樂的人呵！你們除了琴，
你們除了鎮日的快樂以外什麼都忘却了呀！」……

留刻的嘴皮翹起了！

五

野流脫坐的不耐煩了，下了高樓，在草徑上徘徊，
會兒回去了。他沒有想一切！

六

『55 11 22 33 55……』

一個灰色的軍人站在一條黑水環圍的山嶺上
頭向東方，口吹短笛。

『瘋狂了的人喲！

你的胸中蘊藏着生之憤懣？

你發覺了戰場上的血是一樣鮮紅麼？

你記起，那黑夜的槍聲，顛沛，摸索……

你知麼，那時兒正是你的長官睡在女人懷中

……

呵，而今痛苦換得什麼？

青青之禾苗殘踏，時候到了收不着粟，

呵，55 … 你感得痛苦？

呵，你瘋狂了的人喲！……

七

留刻回到樓上時——空了。

沒有野流脫的影兒，紙屑散亂於樓板；床是只有光架，如沒有血肉的枯骨。

留刻回到樓上時——空了，但還有危懼和恐怖
的空氣還留着！

『呵！……』留刻若知所以地嘆了口氣

——鳴！鳴！鳴！鳴！鳴……

「汽車！……」

——踢……脫！踢……脫！踢……脫……

『軍人的步伐！……』

漸漸的步伐聲已到了樓下。

八

廿幾個軍人把留刻押起載上汽車走了，

留刻笑着……

九

沒有審判，留刻被送進監獄裏了，

『我很疲倦呵，這是我的休息地方。』

留刻自語。

十

(一)

『晴和的天，淡紅花開滿了遍山，風吹花搖動。有對年輕的男女慢慢地行於山上，女的手捧着一大束淡紅花，她的臉兒顯得姣嫩而緋紅，依傍着那個微笑的青年。』

大的岩石山的盡處，岩石對面仍是一座大山，山上開滿了藍色和白色的花。

女郎走到岩頭駭了，且哭了。

『沒有路了啊，我愛，我們得回去了。』

『不，那過去是我們的過去的了。』

『我愛，你還得看：這盡處是險的岩，難道任意拋却了我們的命？』

『新的地方是我所渴求的，我愛那山，那山面的一切，我得過去！』

『懇求你，你呵，我的愛，回去罷，踏着那我們的來路！』

『我決定了我的命運！』

『你請相信我的話，我們只有受命運的支配的，依你，那是會孤獨而得不着同情的，且物物都要訕笑呢！』

『同情是憐惜！我不需要這個。大許時所需要的就是那一滴水麼？現在的同情是要代價的，我不需要這個。我是這樣決定，我得跳過這岩石。』

『無情感者，讓你跳吧！我得回去！』

『見危而懼，是你——女人呵——的本色，我沒有感情。』

『過去的使我懺悔。』

『我是一點兒也不，因為這很自然。』

『我無依託，唉！』

『也許你將開始你所希冀的，你的生活，我想。』

『但是……』

『那麼？……』

青年一跳……

醒了。

原是留刻做了個夢。

(二)

寂靜的湖中，蕩漾着隻小舟，舟上坐着一對青年男女，男的帶着笑容，這笑容是畫家畫的。

女的也笑着，臉上帶着白的面紗，笑從白紗中透出。

湖濱徘徊着青年，他細細審視那坐在舟上的青年。

良久——

『呵，那不是她麼？』

醒了，

留刻接着又做了個夢。

『疲倦時的歡笑呵，夢呵！』他自嘆着，監獄中散佈靡雜的聲音。

十二

明 晨

天亮了，
雨老是飄蕩——
奴隸們起來了。

天色呈現着慘澹，
鳥兒沒有住過口，
昨夜與火毀了的房屋
狠狠地倒了。

資本家的狗被火燒死了
——從此不聽見叫了，
死了的屍首化作灰燼，
少麻煩呵，不消安葬。

轉個拐兒，
碰着一個荷槍實彈的小夥子，
過身洒滿了血。

『呀，小夥子，什麼事都是你們年輕的人作出來的，
一夜的工夫，世界都變一個新花樣了。』

他不理我，
鼓着他的兩個眼睛，
彷彿是暗示我叫我走開。

婦女沒有着裙了，
——她們的小孩子已沒有在身邊，

她們的臉上飛滿了黑烟。

『喂，同志，我們的方法想好了，
小孩子讓他安靜地睡着，
聽說，敵人還有許多沒有死盡。』

婦女們向着一個小夥子招呼，
——羣羣地過去了，
她們已是在自由的歡笑，
——唉，幾千年了呵……

人兒漸漸積聚起來了，
因為大的城市化作了荒坵，
——還有餘烟嫋嫋呢！

『喂，大家來打算，
毀了的重新來造過，
暫時望大家忍受點。』

標語各處都張貼起來了，
有幾個孩子的背上背着標語到處飛過，
——唉，不要說，孩子是沒有能力的呵！

那東方的毀屋前立着羣老男人老女人，
他們在流淚，
嗚嗚咽咽的說着，
『捨不掉銀質的枷鎖，
神主牌和香爐。』

『碎！

碎！

碎……』

牛槍响了一排，
——老的打死了一些，
——未死的飛奔着，

『餘毒，餘毒，……』

要收拾個乾淨。』

一個黑眼睛的男子喊。

『我們從今晨起開始爲自己工作，
殘弱的東西趁現在把他送到餘火堆裏。』
有個女人大聲的說。

『放哨！』

放哨！

還有敵人！』

以後就沉寂了一回兒，
餘烟任是嫋嫋。

『今晨我們已脫去奴隸的袈裟，
只得洗乾淨臉了，
——雨停後，太陽就要出來了呢。』

受着苦痛的常知道苦痛，
——我們所求的是完全的愉快；
那使我們苦痛·鞭答我們的法律，
即刻宣布無用。

我們自己管理自己，
我們自己是自己的主人，
我們尊敬我們自己。

舊的一切 昨夜已統統燒掉，
——重來，重來！
大家和和氣氣地，
我們以人的資格請着大家。

宣言已宣布了。

只聽着一陣歡笑聲音，
火…火…火…火…火，
火…火…火…火…火。



一九二八，七，一 脫稿於江灣。

